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侠骨残肢

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帆船	631
第二章	浴血	638
第三章	大白	657
第四章	春秋	668
第五章	之变	679
第六章	在天	698
第七章	神仙	715
第八章	之迷	727
第九章	当劫	739
第十章	英雄情怀	746
第十一章	人之死	770
第十二章	义结金兰	786
第十三章	黄云和尚	801
第十四章	金如逞威	820
第十五章	节外生枝	830
第十六章	杨陆之死	852
第十七章	少林巨殃	862
第十八章	老僧之秘	880
第十九章	星星谷血	892
第六十章	海上奇遇	911
	鬼川先生	924

第四十一章 血战飞机

晌午时分，街道上熙熙攘攘，行人来往络绎不绝，这个小市集虽然没有多大，但位置正当官道通路，南北往来的人少不得要在镇中愁息歇口气，喝喝酒，所以每日一到时刻，总是喧闹异常，酒肆店铺的人忙得不亦乐乎，一直要到深夜才得休息。

这时从西方街头走来了一个中年汉子，只见他一身灰布衣衫打扮，面上风尘仆仆，但却罩不住从那粗眉大目之中闪出的光芒。

他背上斜斜背着一个长条形的灰色布包，双眉不时皱了一下，似乎怀着什么心事似的，缓步来到一家酒店门口，这时酒肆之中已近半满，这中年汉子跨进门去，找了一处较为偏角的位置。

酒食送了上来，他这时才慢慢抬起头来，四下张望，只见四周食客形形色色，看了一会，便开始用菜。

这时忽然马蹄之声大作，店主的食客忽然议论，纷纷倒有一半人都回转头来望向店外。

那中年汉子怔了怔，不由自主地跟着回首望去，那马蹄之声来得近了，戛然而止。

一连走进来三个身着官家制服打扮的汉子，却是一身短衣扎落，看来分明是官方的追捕。

那三个捕快缓步走入酒肆，店中掌柜似乎和他们三人很熟的样子，一步迎了上去。

“李三哥，事情怎么样了？”

这时店中陡然一静，似乎大家都在等候那当先一个捕快的回答。

那李老三吁了一口气，顺手指过额角的汗水，却是拭不去那一脸愁容，他沉声道：

“无影无踪！”

众客一齐啊了一声，那李老三一挥，三个人坐在一张当门

的小圆桌边，李老三呼了一声道：“我说，小方，咱们是霉运当头了！？”

那姓方的捕头摇了摇头道：

“他妈的若是这个下午再没有音讯，咱们快自动卷起行李吧！”

店中众人又是议论纷纷，整个店内一片嘈杂，那中年汉子双眉紧皱，却是听不出头绪，这时那李老三忽然站立起身来，大声道：

“各位乡友，可不是李某无能，只是这事情太辽离奇了，在座各位，可有人见过县老爷么？”

众人纷纷摇头，李老三又道：“自从昨日清晨发现县老爷悬印不辞而去，咱们三人跑了整整一天半了，连影子都没有——”

那掌柜这时插口道：

“你知道，咱们县老爷自从六年前上任，就没人听说他老人家有什么亲戚朋友，一向是独行独断，爱民如子，李三哥，你若想他到了什么亲友家中，那是万万万万无此可能。”

李老三叹了口气，正待落座，这时忽然那灰布中年汉子站起身来，满面惊愕道：

“李……李老师，你说，县老爷失踪了？”

李老三呆了一呆道：“这位朋友，你可是路过此地？”

那中年汉子点了点头道：

“在下今日才来此地，敢问此地县老爷可是姓陆？”

李老三双目一转道：

“不错，正是姓陆，你——你此来要想见他老人家？”

那中年汉子点了点头！李老三双目一亮道：“敢问，朋友你与县老爷是何关系？”

那中年汉子吁了一口气道：“老朋友罢了！”

李老三忙问道：“朋友贵姓大名？”

那灰衣中年人摇摇头道：

“无名之辈，不提也罢！”

李老三咳了一声道：“朋友，这是咱们唯一的线索。”

那中年汉子微微一笑道：

“你要问我，我自己都不知何处去找寻他。”

李老三突然向前跨了一步，左手猛地一翻，一直落向那中年汉子左肩之上。

那灰衣中年不料他在这种地方竟然动手，本能之间右肩一沉，身形向左一斜，同时闪电般一把抓起一张小木椅迎了上去。

李老三招式一发，只听喀嚓一声，那木椅登时四分五裂，众人一起一声惊呼。

李老三后退一步，双手一抱拳道：“朋友好俊的功夫。”

灰衣中年冷哼道：“掌柜，算帐！”

在怀中摸出碎银掷在桌上，大踏步向门外走去。

李老三怔了一怔，身形一动，闪身拦在店门，灰衣中年双眉一轩，冷冷道：

“李老师，你这未免过分了？”

李老三双手一拱道：

“朋友，怨李某尚有一言请教。”

中年汉子缓缓停下足步道：“请说。”

李老三四下望了望，声调突然压低，沉声问道：

“那县老爷未上任之前，可曾是武林中人？”

中年人默默望着他，好一会才轻轻道：

“什么？李老师连道不知晓？”

话声方落，身形已然和李捕快擦肩而过，行到店门外，李捕快长呼了一口气，才缓缓走回店中。

那中年汉子慢慢走开，这时他心中也是震动不已，怎么也想不到陆老哥竟在昨日神秘失踪，瞧来多半是第哥也听到了声讯，先一步走了。

他想到这里，不由又暗暗生疑，怎么那消息已传到这等小镇之中，看来多半是对方有人在附近出现，透露而出。

他思虑纷然，忽然一抬头，只见不远之处另有一家酒楼，店门之前停着好多匹骏马，心中一动，反正方才酒食未足便遭人打扰，正好到那店中再吃一些食物。

于是他足步加快，来到店门口，他乃是有心而来，双目一掠，只见店中坐着好几堆人，一瞧那打扮，当门一桌四人分明是武林人物。

中年人心中一动，缓步跨进店内，那四个武林人物正谈得起劲，而且声调相当洪亮。中年人找了一处不太远的空位，专心倾听，那四个似乎根本未留意到他的进入。

只听其中一人道：“这一场拼斗，可真不知鹿死谁手。”

另一个粗哑的声音道：

“三弟，你忘了丐帮的威名么？飞帆帮那一点本领简直有限得紧，怎能与叫化们一争长短？”

那中年人听到这里，只觉心中猛跳，暗暗忖道：

“是了是了，原来消息是这几人走出，看来陆老哥必是听到了消息，先行上路了。”

他心中一阵激动，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只听那个被称做“三弟”的声音又道：

“大哥，你这就不知道了，飞帆帮是有后手的。”

那粗哑的声音哼了一声道：

“三弟，丐帮汤二侠、王竹公，听说都又重入湖海——”

那“三弟”嘿了一声：

“那杨陆手下大员如今凋零不全，汤奇、王竹公武功虽强，但终是寡不敌众！”

那粗哑的声音道：“你会怎知道？”那“三弟”道：

“大哥，这些年来咱们三江五湖到处都跑遍了，那里听说过有丐帮弟子的踪影，世事变化太快，丐帮的雄风是冰消瓦解了！”那粗哑的嗓子冷笑道：

“三弟，你这话就差远了，嘿嘿……”

那“三弟”不服地道：

“大哥有何高见？”

那极哑的嗓子半晌不语，好一会才道：

“丐帮弟子密布南六北七一十三省，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老叫化们可是连命也不要会一涌而合。”

那“三弟”又哼一声，那粗哑的声中突然声调一沉，一字一字说道：

“听说昔年‘天下第一’的白布包也重现江湖，看来丐帮的领导已重现江湖了，三弟，我劝你说话小心，说不定四周便有丐帮的弟子哩！”

那三弟又哼了一声，粗哑的声音陡然压低，冷冷说道：

“三弟，据我看来，这两天这里闹得乱哄哄的，说什么县老爷挂印而去，依我看，那姓陆的县官八成便是丐帮昔年的陆长老！”

那其余三人一起惊疑道：“什么？”那灰衣听人也是震惊不已。

那粗哑的声音低低道：

“昨日绝早我无意之中路过县府，只见一条人影越窗而出，

轻功美妙得紧，当时我心中大奇，借着天光一看，原来是县老爷自己！更令人惊奇的，那陆老爷身着青衣裳，肩上钉了几个淡黄的补丁，竟是丐帮长老的装束，果然第二天便传出县官出走的消息……”

那“二弟”呐呐地道：

“你——你是说，那陆长老这几年退隐武林，当了县令，当日听到了丐帮的大消息，立刻挂印而去相援？”

那粗哑的声音道：

“八成是错不了！所以，三弟，你说话可得小心些，叫化子的潜力可不敢轻视！”

他话声未完，蓦然砰的一声，一个铜碟掉在四人桌子中间，登时打得碗碎盘飞，四人一齐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个汉子身着布衣，背上插了一根旗招，上面写道：

“铁口赛诸葛”五字，左手拿着一个铜碟，与桌上的一面全相同，分明那铜碟是这个相士所掷！四人怔了一怔，那个相士走了过来，抱手一礼道：

“在下一时失手，有就四位大爷酒兴，该死该死！”

那灰衣中年人看见这相士，心中陡然狂跳，几乎忍不住出声，这时那四个见相士离此尚有二步多远，铜碟分明是他有意掷过，失手落地绝不可能，不由心中怒火大作，一齐站起来！那相士双目如电，扫过四人，冷冷道：

“四位大爷面上晦色太重，口舌须得小心，否则必遭大祸！”

那“三弟”怒叱了一声，正待出言伤人，那个粗哑声音的大汉冷冷一哼道：

“朋友，你这是言之有心了！”

那相士微微一笑道：

“在下相测之言如此，诸位不信也罢！”

他缓缓伸出手来，去拿那桌上一面铜碟，那左首一人陡然一拳击在碟上，大吼道：

“慢着！”

那相士双眉一皱，伸出的手已摸在碟边，左首那人大吼一声，用力将那铜碟夺在手中，那知那相士手掌斗然一翻，平平击在碟面，砰地一声，那脆钢圆碟登时裂为二块！

右首的“三弟”一言不发，左手一沉，右掌直冲而出，忽然斜地里劲风之声大作，“三弟”只觉手臂一重，禁不住当场倒退三

步，只见一个灰衣中年一步跨了过来，宽大的袖袂犹自颤动不已！

那相士看了灰衣中年一眼，满面是又惊又喜的神色，却是一语也说不出声，那灰衣中年对四个怔在一边的汉子冷笑一声道：

“咱讨一口饭吃，诸位都容不得么？”

这一句话原是丐帮弟子的口头禅，已有十多年末在江湖听人说过，四人一齐怔了一怔，呐呐道：

“原来——丐帮——”

灰衣中年人嘿嘿一声冷笑，一拍那相士肩头，两人大踏步走出店门！

走出店门，那相士呐呐地道：

“徐老三，你——你怎么也到这里来？”

那中年汉子原来姓徐，名叫徐世复，十年前是丐帮核心大员之一，那相士乃是铜铤铁判马高，两人同为丐帮四大金刚其中人物。

那年丐帮老帮主杨陆去星星峡不返之后，丐帮瓦解，徐、马两人原来则颈之交，但也分手各奔前程，整整十多年不通音讯，这一会面，两人只觉满腹辛酸，心头空有千言万语，却是呐呐不知所云。徐世复长长叹了一口气道：“马二哥，你也得到消息了”

马高嗯了一声道：

“自从那‘天下第一’重现江湖的消息传到，我就盼望这么一天，不会他们竟敢公开欺上头来……”

徐世复道：

“这一会也是他们基人太甚，伤了咱们一个弟兄，还要统号天下，马二哥，你可听过帮主的消息？”

马高道：“听是听说过，只是……”

徐世复望了望他欲言又止的模样道：

“只是年龄太轻，功力或恐不足？”

马高道：

“正是如此。”

徐世复道：

“兄弟所居地域较偏，只听说是一个姓白的……”

马高点了点头道：

“不错，那八成便是白铁军小弟了。”

徐世复道：

那年咱们分家时，小弟才不过八九岁，难不成这几年得到了什么奇缘？”

马高笑了笑却道：

“到是汤二哥，王三哥，小梁，都已出山了，嘿！你可知道，蒋老九听说也回坛了！”徐世复道：

“方才听那四个家伙说，陆长老挂印而去，马二哥，咱们这番重头来起，得好好再干他一番。”

两人一齐走出市镇，一宿无话，连连赶了两天路程，这一日又来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相当大，两人一路走来，徐世复打扮平凡，到是马高一身相士打扮，惹了不少注意。

两人走入城门，找了一家大酒楼，才一人门，忽然掌柜迎面而来，抱拳道：

“这位可是马爷？”

马高怔了一怔，缓缓道：

“不错，朋友，咱们面生得很……”

那掌柜不待他说完，又是躬身一礼道：

“请上楼上雅座！”

马高正待开口，只听楼上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一个中年人走下楼来。

第四十二章 夜林浴血

马、徐两人一齐仰首一看，只见那人衣衫整洁花丽，气度轩然，两人愣了一愣，一同喊道：

“刘大哥，是你！”

那中年人大笑道：

“马二弟，徐三弟，快上来，快上来。”

两人身形一晃，已来到楼前，刘大哥道：

“我包下楼上坐位，整整等了两天才等到你们。”

马高道：“刘大哥，你怎么知道小弟行程？”刘大哥哈哈大笑道：

“你这一身打扮，早就传了过来，传言之中有另一个灰衣中年大汉，我左想右想想不出倒底是谁，原来是徐三弟，哈哈，真是巧极了。”

徐世复望了望刘大哥的装束，啧啧两声道：

“大哥，你这几年来像是发达了。”

那刘大哥哈哈笑道：

“我本就有商人的天才，当年忍着，这一开放，嘿嘿，东赚西赚，不到五年便是家财万贯，这可都是正正当当地赚来的……”

马高笑了笑：“这一点，小弟深信不疑。”

刘大哥道：“可是，我恐怕是个穷骨头，总觉得没有一种衣服比那麻布破衣更为舒贴，嘿嘿，若不是在商场上交往要穿得体的些。我是常年非穿麻衣不可！”

说着，撩起衣袍，只见华服之下首，穿着一件百补的布衣，徐世复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那刘大哥便是四大犬金刚之首，称作百步追魂刘易，如今经商多年，已是一方富翁。

三人谈笑一会，话题渐渐转入正题。马高皱了皱眉道：

“大哥，依你之见，这一次的拼斗，咱们这一方面实力如何？”

刘易沉吟了片刻道：

“这个我倒不敢十成断言，但这一次乃是丐帮十年以来最大

一次集会不成疑问。”

徐世复也道：

“一路上武林之中传说纷纷，说那飞帆帮如何强大，这一点大哥可有什么特别消息么？”

刘易点了点头道：“我正想和兄弟讨论这问题，听说那飞帆帮有外援。”

徐世复和马高一齐问道：

“什么外援？”

刘易道：

“塞外的武林人物。”

马高哼了一声道：

“咱们也未必害怕，只是，不知领导人物有否联系，否则成了乌合之众，群打群殴倒有些吃亏。”

刘易道：“所以我建议咱们早几日赶去，也好有个布置。”

徐世复道：

“飞帆帮新近崛起，竟敢狂言一统武林，咱们这一次也是东山复出，非得一战而胜不可，唉，昔年若是杨老帮主在世，那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刘易面色一变，沉声道：

“三弟，你可是觉得目下咱们领导无人？”

徐世复道：

“小听说白铁军白小弟在江南掷出‘天下第一’布袋，只是，白小弟年岁顶多廿岁出头……”

刘易笑了笑，插口说道：“三弟，银岭神仙薛大皇你听过么？”

马高、徐世复一齐颌首。

刘易道：

“白小弟在少林达摩院前与薛大皇硬对十多掌，不分上下，薛大皇情急使出火焰内力，却为白小弟劈空神拳硬硬击散——”

马高、徐世复两人登时惊得呆住了，那银岭神仙薛大皇的名头几不亚于双仙双魂，鬼影子等奇人，白小弟能硬与之对掌，那他一身内力造诣，已达惊世的地步了！

马高征了好一会才道：“大哥，你——你听谁说的？”

刘易道：

“少林行脚僧人知明乃是我至交，他亲口所言，岂会有假？”

马高和徐世复两人对望一眼，忍不住满面全是惊喜之色。

三人又谈了一阵，于是一齐上路，为了避免一路上身份为人所知，刘易在麻布衣衫之外加套了一件青色布衫，三人连袂而

行，三个人分离了整整十年有余，那谈话的资料可真是取之不尽。

行行重重行行，一路无事，这一日已来到江南的城镇之外。

算算时日，距那火拼之日尚有整整两天，三人暗中留神，果然只见路道上来来回回都是武林中人物。

三人离开武林时日已久，而且当年威名四震之际，多半在北方大坛一带逗留，是以江南人物多是眼生，但从行态衣着上看来，一批批武林人都也在赶道，果然大有一番热闹的气氛。徐世复暗道：“不知陆长老已到了没有。”

他们一路上也四下留意，并没有发觉什么同道的人，想来不是都已赶到，便是尚在远方。三人缓步进入城门，城内行人往来不绝，甚是热闹。

三人沿着大街，找一家酒楼，于是准备一齐跨入，正待推门之际，忽然一个人迎面自内而出。

三人一起站下身来，只见那人身材甚是魁梧，额下都是虬髯。

那人向三人扫了一眼，便大踏步而去，三人看在眼里，暗暗称奇。

刘易推开厅门，却见大厅之中冷冷静静，竟连一个人影全无。

三人对望了一眼，心中更是大疑，遂一齐走入大厅，只见桌椅整齐排列，就是无人。

四下打量了一番，便是柜台之处也静悄无人，三人不禁大生警惕之心。

这时厅门忽响，三人一齐转身，只见那个方才走出去的大汉这时又折回身来。

那虬髯大汉双目直视，一直走到三人面前不足五尺之处才站下身来，望着三人道：

“你们三人是从何处而来？”

三人听他语调有些生硬，而且态度相当傲慢，心中均暗暗发怒，刘易故意微微一笑道，“朋友可是这里的老板么？”

那虬髯大汉哼了一声道：

“喂，这位看相的，你看看我是什么人？”

马高双眉一皱，心中暗道：

“这汉子言出不逊，难道便是对方人物。”

口中故意嗯了一声道：

“以在下看来，朋友满面飞扬之气……”

他停了一停，那虬髯汉子浓眉一扬道：“如何？”

马高道：“恐怕专门干的是替主子应付三江四海讨饭的看门人，凶气直冲五顶。”

那虬髯汉子呆了一呆，忽然大笑道：

“原来，你是在损我了！”

马高也是一呆，心中暗道：

“看来这人中原语都说不熟，多半是来自塞北帮对方助拳的。”

心中想到这里，面上神色也不再客气，冷冷一笑道：

“阁下听懂了么？”

那虬髯汉子上跨一步，忽又收回足步，冷笑道：

“告诉你，老子姓齐。”

马高冷冷一笑道：

“姓齐便又如何？阁下的主子可就是这酒楼的老板么？”

那姓齐的大汉一言不发，忽然之间右手暴长，一抓袭向马高肩头。

马高只觉对方肩梢轻轻一动，攻势已然及身，倏忽之间猛一偏转身子，呼地一响，那人一把已抓住了插在背上的铜旗招号，只觉肩上一轻，那一支旗招已为对方夺去。

刘易和徐世复面色齐变，心知已遇高手，他两不约而同身形一分，前后已将姓齐的汉子进退之路阻断。

姓齐的大叹瞧也不瞧他们一眼，尽自举起那旗招，猛可一抡，那大红布登时迎风展了开来，忽然在空中丝地一声，飘起半天红影，竟然完全撕裂。

马高心中巨震一下，单瞧对方这一抢之力，竟在半空将布条撕成碎片，便可知其内力高强之至，他心中一转口中冷然道：

“朋友好俊的功夫，只是这招号毁了，在下如何再作生意？”

那姓齐的汉子哈哈大笑，吼道：

“那你不作也罢！干脆连这棍儿也丢掉！”

他一挥手，那铜棒自空打落，打在一半时，喀的一声半空已两截！

马高吸一口真气道：

“朋友你这是逼人大甚了。”

那姓齐的汉子冷冷道：

“你这老叫化子，好歹叫你知道厉害！”

这时他口中才露身份，马高左手一展，右拳陡然平平推出。这一推之势虽甚为缓慢，但拳势未到，已发出呜呜刺耳之声。

这一式马高已发出十成内力，缓发而疾至，那姓齐的大汉大吼一声，左拳一扬，猛打而出。

两股力道一触而凝，马高嘿地一声右掌再出，砰地平空一振，那姓齐的汉子双足钉立有如磐石，马高身形一晃，一路倒退三步才站稳身形。

刘易大吃一惊，吼道：

“三弟，你没事么？”

马高吸了一口气，压住翻腾的血气道：“没事！”

徐世复冷笑一声道：“姓齐的，你走不掉了！”

那姓齐的汉子转身来道：“是你说的么？”

徐世复一言不发，双拳当胸一击而出。

姓齐的大汉大吼一声，右拳直捣。这时刘易上跨一步，抢到左首之上，神拳急发。

姓齐的只觉自己内力才吐，左方压力暴增，忍不住仰天一呼，左手向外硬拍而出。

“啪”的一声，刘易和他双掌相接，力道才吐，徐世复内力中已袭身而至。

姓齐的汉子右掌这时猛可一沉，陡然之间运出粘字诀来，徐世复只觉自己掌力一窒，忽然压力有如千军万马，自己内力已吐，再也接持不住，登时连连后退。

那刘易内力一吐，只觉对方抗力很小，连忙直逼而过，那知突然之间对方反抗之力大增，只觉手心一麻，半个身子一震，生生被击转了一个圈才化去来势！

那姓齐的汉子仰天一声大笑道：

“如何？”

刘易额上这时已沁出冷汗，马高这时猛一弯腰，拾起落在地上半截铜棒，疾扫而出。

这铜棒原是他随身兵器之一，招式甚为纯熟，这一式贴地扫过甚为毒辣！

姓齐的汉子右足斗然扬起，一足自半空踹下，马高棒势才到，他这一足正好踩在棒尖，马高只觉虎口一麻，但他双目圆睁，斗然内力一发，这一下乃是他生平绝着，内力可沿铜棒直传而出，这时铜棒一折为二，距离较近，威力更为强大。

姓齐的汉子不料有此，只觉足胫一麻，那一足已踹下来了，马高这时才一松手，整根铜棒竟生生被他一足踹得陷入石砖地中！

马高身形疾退，口中道：

“大哥三弟，他受伤了！”

那姓齐的汉子右足果然一跛，不由怒火上冲，大吼一声道：

“你你找死！”

这时他单足着地，头顶上头发斗然根根直立，双目之中寒芒四射。

马高吃了一惊，自知无法接下一击，刘易大吼一声道：

“二弟，快退！”

马高身形一掠，就在这时，忽然喀嚓一声，大厅门被人一掌击开！

四个人都不由自主回头一望，只见一个中年大汉当门而立，一身鹑衣百结，原来是一个叫比子！

马高面对门口，只觉双目一亮，大吼道：

“汤二哥，是你！”

那姓齐的汉子冷冷一哼道：

“汤奇！原来是你！”

那汤奇一步跨进大厅，沉声道：

“齐青天！咱们又见面了！”

齐青天冷笑道：

“你也来找死么？”

汤奇冷笑道：

“齐青天，你中的毒可是好了？只是……”

齐青天大吼道：

“只是什么？”

汤奇冷笑道：

“只是秘密快要被揭穿了！”

齐青天面上神色陡然一变，汤奇又道：

“姓齐的，咱们在这里动手似乎嫌早了一些？”

齐青天冷笑道：“你说如何？”

汤奇道：“咱们等到时候再说。”

齐青天冷笑道：

“你可是心寒？”

汤奇笑了笑道：

“齐青天，汤某再说一句，如果你要试试，尽管出手吧！”

齐青天面上神色阴晴不走，汤奇冷笑道：

“汤某送你齐青天一程，刘易，请让开通路！”

齐青天一言不发，左足一点，整个身形好比一只大鸟，横着飞过大厅，直向大门掠去。汤奇上前一步道：“好好休养你的右足如何？”

那齐青天身在半空，口中怒吼一声，右掌陡然一拍而下。

汤奇哈哈大笑，右掌一翻，斜迎而上，齐青天借力使力，身形一翻已在五丈之外！

汤奇哈哈大笑不绝，直到齐青天身形已渺，才回过脸来道：

“刘，马，徐三大金刚赶到，汤奇失迎了。”

刘易吁了一口气道：

“汤二哥来得巧，否则咱们吃亏了。”

汤奇摇了摇头，面色凝重道：

“对方实力委实雄厚，不知——不知白大哥赶不赶得到场。”

刘易奇道：

“什么？白——白大哥……”

汤奇笑了笑，道：

“昔年的白小弟现在是白大哥啦，他是咱们的帮主。”

刘易连忙点头道：

“这个小弟知道。”

汤奇嗯了一声说道：

“昨天陆长老已先到了，咱们人手差不多啦！”

刘易问道：

“汤二哥，大伙儿在什么地方？这座酒楼是什么地方？”

汤奇道：

“大伙儿都在白山镖局中，这座酒楼是咱们叫化子聚合的地方，根本连招呼客人的小二也不需要，这齐青天今日一个人进入城来，一直闯入楼中，想来是想寻非生事，正好咱们在局中开会，没有遇上，到遇上了你们。”

刘易道：

“咱们快去见大伙儿吧，汤二哥，这十多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汤奇笑了笑，道：“四海为家。”

徐世复忽然想问道：

“汤二哥，你方才说什么秘密要被揭穿了？小弟看见那姓齐

的脸上神色大变！”

汤奇面色也是一变道：

“唉！这个说来话长，而且牵涉的人也广，杨老帮主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刘易道：“白大哥这十多年来有什么奇遇么？”

汤奇笑笑道：

“白大哥的功力之高，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只要白大哥能赶到，飞帆帮再强也不放在心上！”

刘易又道：“齐青天是否来自塞北？汤二哥，你好像认识他。”

汤奇点点头道：

“那齐青天的功夫你是亲眼所见，但是他的师兄弟一个姓杨的少年功力犹在他之上！”

刘易道：

“这样说，那飞帆帮可真是非同小可了。”

汤奇点了点头沉声道：

“距相约的日期不过只有两天了，白大哥却音讯全无，咱们得作万一他不来的打算……”

徐世复问道：

“现下到会的已有那些兄弟？”

汤奇道：

“梁四弟，蒋九弟，王三弟——不过王三弟功力已失，还有便是陆草长老，及你们三位了，其余的则是地位较低的兄弟。”

刘易道：

“对方除了齐青天及那杨……杨群之外，不知尚有什么强硬对手？”

汤奇沉吟了一声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论人数方面，咱们似乎并不吃亏。”

四人边说边谈，不一会便走到了大伙儿聚会的地方，大家都是多年分散不见的兄弟，见面之后自然是一番热闹。

这一日并无岔事，第二日正午，白铁军仍然毫无信息，刘易等人虽然是谈笑风生但眉目之际已逐渐露出忧色。

那汤奇暗中和刘易计议一番，却是想不出完美之法，刘易道：

“白大哥可曾获得这一次的消息？”